

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(二)

錢賓四先生全集

錢穆 著

19

錢賓四先生全集

◆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(二)

聯經



A89015

錢賓四先生全集①⑨

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第二冊

錢 穆 著



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

(四)

序

本書第二編第一冊所收，起自西漢，迄於南北朝，凡得散篇論文共十二篇。其有關兩漢經學者，大多收於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。其有關魏晉清談，自王弼、何晏以下諸家，有一部分收入莊老通辨。此編皆不復載。作者復有秦漢史、中國思想史、國學概論、國史大綱諸種，與此編有關涉，皆可參讀。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初春錢穆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，時年八十有三。

序

本冊乃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中編之下，爲第四冊。專關隋、唐、五代部分。共收文十六篇。前四篇王通、文中子及論韓、柳古文運動；餘皆論唐代之禪宗，乃占全冊篇幅四之三。猶憶民國三十二年春，臥病成都華西壩，累月不能下樓。一日，閒臥樓廊，忽思讀書消遣，乃取朱子語類有關討論宋代者七卷，逐條閱之。初謂一時覺倦，即可閉目小憩，無傷精力。不意七卷完，精力愈來，遂順序讀至終編。又逆而上溯，約可兩月餘而全書竟，病亦良瘥。是夏，避暑灌縣靈巖山，借得山僧指月錄，循誦畢而返。是冬又病，偶憶胡適之神會和尚集，借來枕上繙閱。翌春，寫神會與壇經及禪宗與理學兩篇，是爲余撰述唐代禪宗問題之第一期。此後即放棄不理。五十二年在九龍沙田和風台，又閒繙佛書，續成讀六祖壇經等數篇，是爲余撰述唐代禪宗問題之第二期。惟此期所成迄未發表。五十七年之冬，又在臺北善導寺偶講六祖壇經大義，信胡氏之說者紛起討

論，余所答辨，此皆不存。①後又續成讀宗密原人論及評胡適與鈴木大拙討論禪諸篇，是爲余撰述唐代禪宗問題之第三期。茲所薈萃，前後亦越三十有餘年矣。所知猶昔，而歲月已逝。回念前塵，豈勝惋悵。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端午節後兩日錢穆自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，時年八十有三。

① 編者按：答辨二文，今已補入。

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(三) 目次

序	五
一 讀陸賈新語	一
二 中國古代大史學家司馬遷	七
三 司馬遷生年考	一九
四 太史公考釋	二七
* 五 評日人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	四三
* 六 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	五七
七 劉向列女傳中所見之中國道德精神	七五
八 東漢經學略論	九一

九	略述劉邵人物志	一〇五
一〇	葛洪年譜	一一五
一一	魏晉玄學與南渡清談	一二五
一二	袁宏政論與史學	一三五
一三	讀文選	一六一
* 一四	漢代之散文	二一一
* 一五	魏晉文學	二三一
一六	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	二四七
* 一七	中國學術思想之分期	三三一
* 一八	東漢以下宗教思想之復活	三四一
* 一九	由老莊思想到道教	三四七
* 二〇	佛教之傳入與道佛之爭	三五九
* 二一	大乘佛法與竺道生	三七三

* 二二	佛教之中國化	三九一
* 二三	佛學傳入對中國思想界之影響	四一一
* 二四	縱論南北朝隋唐的儒學	四二五

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（四） 目次

序	三
一 讀王通中說	一
二 雜論唐代古文運動	二一
三 讀柳宗元集	九一
四 讀姚鉉唐文粹	一〇七
五 神會與壇經（上）（下）	一一七
六 讀六祖壇經	一六五
七 六祖壇經大義	一八三
* 八 略述有關六祖壇經之真偽問題	一九五

* 九	再論關於壇經真偽問題	二〇七
一〇	記壇經與大涅槃經之定慧等學	二一九
一一	讀少室逸書	二二五
一二	讀寶誌十四科頌	二三九
一三	讀寒山詩	二四三
一四	讀宗密原人論	二六九
一五	評胡適與鈴木大拙討論禪	二八九
一六	禪宗與理學	三〇三
一七	再論禪宗與理學	三二三
一八	三論禪宗與理學	三四五
* 一九	唐宋時代的中國文化	三九一
* 二〇	黑格爾辯證法與中國禪宗	四〇五
* [附]	黑格爾辯證法大意	四二一
* [附]	黑格爾思想之根本錯誤	四二七

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(三)

讀陸賈新語

陸賈楚人，新語文體，上承荀卿，下開淮南，頗尙辭藻。荀、屈同爲賦宗，蓋荀卿曾南遊楚，而染其文風耳。莊子外篇如天道、天運，亦近此體。賈誼以下至董仲舒，爲北方文體。西漢文章，至賈、董而始變。

新語道基篇開首，「傳曰：天生萬物，以地養之，聖人成之。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。」此卽中庸所謂「贊化育，參天地」也。下文「先聖仰觀天文，俯察地理，圖畫乾坤」一節，極似易大傳。然則易大傳殆先新語，成於秦儒，會通儒、道，亦楚風也。據是疑開首「傳曰」，亦指易大傳。惟今易傳無其文。豈易傳自新語後，尙續有增刪，始成今之定本乎？

術事篇開端，「善言古者，合之於今。能術遠者，考之於近。」此等亦極近中庸，皆自荀卿

「法後王」之論來。其過激則爲韓非。司馬遷六國年表序亦承此旨。而賈、董則近法先王。此亦晚周至漢初學術界一分野也。

術事篇又云：「書不必起仲尼之門。」書孔子爲仲尼，其風亦盛於晚周，如中庸、孝經皆其證。孟子云：「仲尼之徒無道桓、文之事者。」雖亦偶有其例，要之至晚周始成風習。漢儒率多稱孔子。此亦證新語當屬漢初。

輔政篇、無爲篇皆參雜以老子之說。老子書起於晚周，易傳、中庸皆承儒義而參以道家言，新語亦爾，此乃當時學術大趨也。

無爲篇云：「君子尚寬舒以苞身，行中和以統遠。」又曰：「漸漬於道德，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。」道、德連用本老子，中、和連用本中庸，尚寬之說亦本中庸；語、孟以至易繫傳皆言剛，不尚寬。

辯惑篇記孔子夾谷之會，辭語與穀梁大相近，然則穀梁亦遠起先秦矣。雖至漢中葉後遞有增潤始成今本，不可謂其絕無師承也。

慎微篇亦會通老子、中庸以陳義。其曰「道因權而立，德因勢而行」，以道德合之於權勢，不僅老子有此義，即中庸亦有之。孟子言孝，舉舜，而中庸言孝必據周公。舜之孝行尚在草莽，

周公則正藉權勢以大顯其道德者。篇末引「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」，此亦證孝經遠起漢前。

慎微篇又云：「苦身勞形，入深山，求神仙。棄二親，捐骨肉，絕五谷，廢詩書。背天地之寶，求不死之道，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。」又曰：「夫播布革，亂毛髮，登高山，食木實，視之無優游之容，聽之無仁義之辭，忽忽若狂痴，推之不往，引之不來。當世不蒙其功，後代不見其才，君傾而不扶，國危而不持，寂寞而無隣，寥廓而獨寐。可謂避世，非謂懷道者也。」又曰：「隱之則爲道，布之則爲文。」其所描述，知其時實多入深山求神仙之事，與當孔子時沮、溺、荷蓀之徒，大異其趣。莊子寓言，始有此等意想，殆自晚周而始盛。秦皇海上方士雖無驗，然楚、漢之際，天下大亂，此等風氣仍持續，即張子房亦辟穀欲從赤松子遊。然就新語以避世與隱居分別，則儒、道合流，並不包括神仙在內。「隱之爲道，布之爲文」，顯蘊有道家義。資質篇深歎質美才良者伏隱而不能通達，不爲世用；是乃惜隱，非高隱也。此顯是會通儒、道義而有此。

至德篇屢引春秋事，是必三傳多有行於時者。篇末「故春秋穀」三字下有缺文，是殆引春秋穀梁傳也。

懷慮篇云：「據土子民，治國治眾者，不可以圖利。治產業則教化不行，而政令不從。」此

大學所謂「財聚則民散，財散則民聚」，「長國家而務財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」。厥後董仲舒亦言：「皇皇求仁義，如恐不及者，君子之事。皇皇求財利，如恐不及者，小人之事。」此皆封建采邑之制既壞，貴族崩潰，工商生產事業新興以後，爲晚周以迄漢中葉一種共有之思想也。

懷慮篇又云：「世人不學詩書，行仁義聖人之道，極經藝之深，乃論不驗之語，學不然之事，圖天地之形，說災變之異，□□王之法，異聖人之意，惑學者之心，移眾人之志，指天畫地，是非世事，動人以邪變，驚人以奇怪。聽之者若神，視之者如異，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，或觸罪□法，不免於辜戮。」此一節，可見當時智識界一種流行風氣，殆是混合陰陽五行災異變怪之說於縱橫捭闔權謀術數之用；蒯通自稱與安期生遊，卽此流也。此後淮南賓客亦多此類。至董仲舒言災異，乃以會通之於經術。此乃中央政權大定之後，與漢初撥亂之世不同矣。至以「經藝」連文，則稱六經爲六藝，已始於其時矣。

懷慮篇又云：「戰士不耕，朝士不商。」前一語與韓非「耕戰」之議異，下一語開漢制仕宦者不得經商之先聲。

本行篇盛倡儒道，然其語多近荀子與大學，並旁采老子；亦徵其語實出漢初，與武帝時人意想不同。